

花的隨想

百合

從來沒有覺得百合好看。

而且，那陣所謂的香味，簡直臭得個要死。所有的花之中，我最討厭百合。有些還被美名為卡薩布蘭卡。這個名字，做為《北非諜影》的原名，是個經典，用在百合身上，把印象也給弄壞了。

住酒店時，經理常送些花，如果聞到百合味，我全身就不舒服，馬上叫服務員拿走。夜深不想麻煩人家，就把它鎖在客廳的洗手間裏，讓它永不超生。

牡丹

荷蘭、新西蘭等地運來的牡丹，是另外一個品種，花雖相似，但是和中國的完全不同。

首先，它的枝是直的，像根喝汽水的吸管，中國牡丹的枝幹彎彎曲曲，外皮粗糙，像老祖父的手指，並不光滑，但像蒼茫人生，很有韻味。

我們一談到牡丹，就想起綠葉。中國牡丹的葉子變化多端，可以觀賞，但西洋的光禿禿，外形有如金不換，不覺美，只聯想到可不可以拿來炒菜吃。

牽牛

想不到牽牛花的種類那麼多，白的紅的紫的，還有紅顏色之中夾著五條白紋的。

如果只歎牽牛花品種之多，那麼天下的花種更是無數。拉丁學名一一去記，也記不了那麼多。我認為喜歡花的話，研究其中一兩種，已能一生享用了。

白蘭

從前只有初夏和初秋兩個季節聞到白蘭花的香味，當今不同。

失戀人是喜愛白蘭的花癡漸多，已從泰國輸入，一籬籬空運而到，白蘭已一年到頭陪伴著你，不那麼刺激。白蘭，由情人變成老婆。